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一四四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册目次

晦庵

集二

宋朱

熹撰

.....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三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江晉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卷三十六

宋 朱子 撰

書 陸陳辨答

答陸子壽

蒙喻及祔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遜博謀及於淺陋如此顧慮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攷之矣竊以為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卷三十六

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為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反於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於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坐之後明日

乃祔于廟以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擅弓諸說可見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几筵或遷稍近廟處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徹之則猶為亡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欽定四庫全書

海虞集
卷三十六

答陸子奇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攷然穀梁但言壞舊

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由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攷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攷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

欽定四庫全書

海虞集
卷三十六

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鄆郇為文

之昭邦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

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

遞遷爾

此非今者所論之急但謾言之以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

又謂古者每代異

廟故有祔於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

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

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

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四

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
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
高明以為如何然亦不特如此熹常以為大凡讀書處
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
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
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
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閑併及之幸恕狂妄

答陸子美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

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

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

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

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

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

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

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五

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
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
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
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擲
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
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
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
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

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為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

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桎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

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論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

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論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為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

葱嶺帶來耳如何如何一笑意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為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未加不能不使人慨歎耳

答陸子靜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為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上

痛與砭礮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意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畧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陸子靜

稅駕已久諸况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為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答陸子靜

學者病痛誠如所諭但亦須自家見得平正深密方能藥人之病若自不免於一偏恐醫來醫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上

俟幸因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
遽斷來章也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上啟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
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
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
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
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熹兩年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十一

冗擾無補公私第深愧歉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顧前所
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申堂懇
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為期杜門竊廩溫繹陋
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
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
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
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
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

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
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
所取舍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
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為不
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
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
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
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十二

宜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
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
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
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
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
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
先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
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

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真無耳

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然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

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

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

也

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為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弘道止敢悉布之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十一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為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卒條之

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為少言之不為多

矣若以為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為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為湮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止固冒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體故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十一

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眾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卷三十六

十一

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

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

推此一餘其餘可見

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

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為中止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素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

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卷三十六

十二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

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

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

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

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

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

此一餘亦極分明切要畧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為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不改之過乎

欽定四庫全書

海虞集
卷三十六

三

來書云大傳止孰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為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為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

止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言止之上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

說當疑其贊今乃正使得者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

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碍今必如此拘泥

欽定四庫全書

海虞集
卷三十六

三

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夫乾止自反也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擲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迴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它人陰實

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三

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諭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已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為直改直者為曲也亦非謂都不問

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為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苟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懣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已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來書云書尾止文耶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三十六

三

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靜策三

篇皆親手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肯作此

是德功本語不知來喻何故乃爾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

譽亦何足計但賢者言行不同如此為可疑耳德功亦必

知是諸生所答自有姓名但云是老兄所付令寄來耳

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

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云云正謂此耳或者之云固善然恐非所以語聖人之心也如此言之莫稍盡否罔訓蒙蔽得之方訓術數恐未是罔以非其道者獨非術數耶蓋愛兄放魚欺以其方也市有虎曾參殺人罔以非其道也井有仁馬亦是君子不逆詐故可欺然燭理明故彼以無是道之語來則豈得而蒙蔽哉

艾讀為父說文云艾草也从ノ入左ノ右ノ艾草之狀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
卷四十

五

故六書為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不得復引波為釋也

金聲玉振之說未安金聲博學之事玉振則反約矣反約者不見始終之異而始終之理具焉如射畢而觀破的之夫不見其巧力而巧力皆可見故下文又以射譬之若以金聲始隆終殺兼舉博約之事則玉振無所用矣愚意如此亦恐未盡俟更思之

尚友章所謂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恐非孟子尚

友之所取以論其世者正欲知其言行之曲折精微耳兼兩意說不得

桐梓之說甚善但不必分身心為兩節又以木根為譬似太拘滯蓋言身則心具焉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是已今但云以理義養其心則德尊而身安矣意亦自見狠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誤也如孟子中由猶二字常互用之

天爵二說其一極善其一未安亦由集解之說自不明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
卷四十

五

白有以致疑今改其答辭曰亦觀其心之所存者如何耳若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夫不捨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幸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私是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必也真知固有之可貴而寢忘其平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乎其可矣大抵假仁與利仁不同須曉析不差然後可耳

易傳論聖人之

公後王之私亦是此意見比卦彖辭注中

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

志於仁所以釋上文不鄉道之實也又云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爾舍生取義諸先生說已盡之矣義重於生不假言也

夜氣以為休息之時則可以為寂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魂交而夢百感紛紛安得為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間耶赤子之心程子猶以為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夜氣特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無在而無乎不在也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
卷四十

三

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也恐未安耳目與心各有所主安得同為一官耶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為物引者鮮矣觀上蔡所論顏曾下功處可見先立乎其大之意矣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也

羿匠之說理則甚長但恐文意繁雜頭緒大多不如尹氏之說明白而周盡故云必如羿之穀率大匠之規矩

然後為至則是羿與大匠自別有穀率規矩與孟子意正相戾矣若是所以教人之規矩穀率則只是衆所共由之法又非所以言至也

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未為失但以孟子為為世立言之說則害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姑為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臾離也臯陶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
卷四十

三

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八議之說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為空言而唯權之為徇不幸而有毫髮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此義龜山亦嘗論之見集第二十一卷

躍如也正是形容懸解頓進之意意有所感觸而動却

不親切感觸二字自佳但少頓進意耳引而不發則其思也必深思之

既深則有所感觸而動其進也必驟矣如此而言意似稍備如何

好名之人如此說甚善但苟非其人一句不通而此章

兩事亦無收拾結斷處子臧季札守節者也恐其不可

謂沒志於物

反身而誠言能體而有之者如此

欲作言能體其全者如此

強恕而

行言既失而反之者如此

欲作言既失而所以反之者如此

行之不著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
卷四十

三

者所造未至也

欲作不先致知也

機變之巧所論甚當更欲增數語云乘時逐便以快其

欲人所甚羞而已方且自以為得計蓋唯知有利而已

何所復用其愧耻之心哉如此乃盡其情如何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善愚

謂饑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

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來喻辭費而

理煩恐非孟子長於譬喻之本旨也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天此語恐未安蓋程

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

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天蓋聖人義

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

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

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

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

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
卷四十

三

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

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

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

識矣

仁義者道之全體此說善矣又云能居仁由義則由是

而推焉無所往而非道則又似仁義之外猶有所謂道

者矣是安得為全體哉親親而加以恩似有夷子施由

親始之病夫親親之有恩非加之也欲親親而不篤於

恩不知猶有病否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

山徑之蹊恐不必言為高子發人心皆然一息不存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

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勢陵人而已

鄉原之論甚佳但孔子所稱具臣猶能有所不從者若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
卷四十

三

馮道之徒則無所不從矣許以具臣已過其分有以更之如何

答何叔京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

可得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

名用中字擇之

相與討論其人

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已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

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太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

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它答問反復

及它記序等文尚多以伯修行速不能抄為恨熹前此

書中所請教者於尊意云何竊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

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改

之幸也向曾上稟迂夫到日借數人來為相聚數日之

計今恐已熱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久留而尊兄

已就道久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阻隔不

欽定四庫全書

晦菴集
卷四十

三

相聞如此可為深恨也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

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為然但熹欲

傳末畧載諸葛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

義欽夫却不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黃

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

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為如何但欽夫極論復見

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為比熹則以為夜氣正是復處固

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